

月夜

感懷

冰光

中秋前夕，星月交輝的夜空一片澄明。冰輪如鏡，溫柔地俯視著大地，好像媽媽慈愛的容顏；仰觀星辰閃爍彷彿媽媽眸間流轉的愛。花庭中，月光下，祖孫圍攏賞月，我從女兒手上接過外孫，擁之入懷，親吻著他嫩蕊般的粉頰，三代同堂的溫馨洋溢在花前月下。

玉盤高懸的佳節前一天，通常是闔家團聚的日子，因為這天我們慶祝母親壽誕之外，還一拼過節。壽婆在廚房裡忙得不亦樂乎：炊煙瀰漫的爐台上，只見大鍋小盆裡，都裝滿各色菜餚，煎、煮、燜、燻，香氣四溢；昏黃的燈光下，傳出陣陣鍋、鏟和碗、盤輕碰的鏘鏘聲，抽油煙機的馬達如鼓搥擊；我伴隨母親舞動著雙手，邊學炒菜邊揩汗，像極了在打仗；而姊妹們七手八腳，在廚房與飯廳間穿梭端菜，直到層層疊疊地擺滿一桌；父親則閒坐在沁涼的月影下，默默觀賞這一齣熱烘烘的團圓劇。兒女們都成了家，月光下又添加孫輩嬉笑追逐的喧騰聲。母親一生劬勞，卻任勞任怨，每當她瞅著大小孩子們那副埋頭「喜」吃的樣子，滿足綻放在她盈盈的笑意裏，這就是印象中「家的幸福」。但這一切都隨著母親的離世，而空留回憶……。

人生舞台上，母親於月圓之日登場，亦在

圓月之夜謝幕；那掀起生之帷幕者，又輕輕將簾放下；九十載的時空轉移，令角色互易，不同的是：永訣的哀慟替代了新生的喜悅，把啼哭留給未亡之人，自己則洩進永遠的沉寂裏，任令滿腔的牽腸掛肚全掩入黃土，長埋地底……一樣的中秋，相同的月色，但因月圓之際親訣離，眼前的滿月不圓了，人若寄望那稍縱即逝的圓滿，這一生就免不了殘缺。

樹高千丈葉落歸根，天下百川匯流入海；日出日落還其所出，南刮北轉風返原道；生命從哪裏出發，就仍歸回何處。人的起點和終站，也與自然旋律合拍：土造的軀殼歸入土，靈魂則歸賜氣息的神。當鮭魚在逆流中激躍，精疲力盡的結束流浪，回到生之源產卵時；當枯葉殘紅化作冬泥，滋養著春天的嫩芽時；這生生不息的壯烈與肅穆，始終吻合的圓滿和喜悅，才是生命意義的所在。

原來，生是為要捨棄，死是滿足生之抉擇；那活著啟碇揚帆的，逝時終必歸航停泊，將靈魂的錨，拋穩在生命的邊岸。惟有此刻，人才擁有真正的安息和滿足。

謐靜的月夜涼如水，水底寒月晶瑩皎潔，當了悟天上人間原已合抱成圓時，我噙淚重展笑靨，那模樣十足像水中的盈月。